寻访团泊洼

刘才文

当年的五七干校，如今已经荒芜

春节过后，天津之南平原上的寒风仍保持着寒冬的凛冽。我搭乘出租车驶向“团泊洼”，寻觅郭小川曾经的驿站。那是一个寒冷、荒凉而又贫瘠的地方。由于事先做了些功课，我从零落的口口相传和文字中，搜寻着残缺的痕迹。

郭小川是当代文坛上的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，现今五六十岁以上的人，尤其曾经的文学青年对其都不陌生。郭小川困在“团泊洼”，写出了《团泊洼的秋天》。那豪放的诗篇，让一代人铭记。

(一)

1970年10月的一天，郭小川与周扬、华君武、秦兆阳、吕骥、吴祖光、王朝闻等700多人，被运送到名不见经传的“团泊洼”劳动改造。

列车在“团泊洼”绕个弯儿，在原本没有设站点的角落，甩下了周扬等一批不速之客。这些客人的政治身份是“学员”，他们分别来自中国作家协会、中国音乐家协会、中国美术家协会、中国书法家协会、《文艺报》社等单位。

“团泊洼五七干校”由河北省军区代管，廊坊军分区主持日常事务。学员实行军事化管理，700多人编制为5个连队，每四人居住一屋。生活自给自足，早、晚窝头咸菜粥，中午一顿正餐。

静海当地有句顺口溜：老东乡，老东乡，喝苦水，吃菜帮。说的就是“团泊洼”及周边生存环境的恶劣状况。这里因为是退海之地，地下盐碱极重，所以用于生活的水是苦涩的。这些被改造的人，喝着苦水，吃着窝头咸菜，坚持半天学习，半天劳动。学习的内容多以《毛泽东选集》、《红旗》杂志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为主。劳动主要是开垦、盖房、种菜、养鸡、养猪。吴祖光等人曾为静海的业余作者修改剧本。陈其明、卢开祥等人，为静海京剧团排练现代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。作为诗人的郭小川，则在嘈杂的秋风中徘徊思索。“团泊洼”的荒凉锤炼着“洼淀诗人”。郭小川在窝头、咸菜、苦水的生活中，“用没有声音的‘声音’加以表达”，孕育着一鸣惊人的《团泊洼的秋天》。

(二)

“团泊洼”现今是天津市静海区一个普通的“洼淀”，曾隶属于河北省。所谓“洼淀”，就是一个历来被用于泄洪的低洼水库区，但又区别于通常意义的水库，凡上游洪水袭来，这里即是汪洋一片，当无洪可泄时，这里便是芦苇杂草丛生、盐碱裸露的荒野。地势西南高、东北低，历史上常年积水，受淹面积达680余平方公里。所以“团泊洼”不是一个点，说其是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一个地方更为确切。

历史上的“团泊洼”，交通闭塞，居住人口稀少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后，大洼里少有蓄洪，土壤盐碱，遍地芦苇，荒凉贫瘠，被当地人形容为兔子不拉屎的地方。洼淀内，除了原有的零落村庄，还曾有过“河北省新生农场”，“华北石油静海生活基地”等单位。

1969年9月，“团泊洼五七干校”的先遣人员入驻这里，在独流减河南岸的团泊大桥与万家码头大桥之间选址，即华北石油静海生活基地北侧，建立“团泊洼五七干校”。如果说别的参照物，只有“天津静海团泊洼镇薛家房子村”与其相邻。

1970年10月加入的这批人，在“团泊洼”开垦了100余亩菜地，搭建了100余间住房。1975年底，“团泊洼五七干校”撤销，从此就少有人关注了。

有人说，历史上因清乾隆皇帝曾来“团泊洼”巡游，此洼又名“乾隆湖”。笔者认为，这不过是一种传说。静海人习惯将“团泊洼五七干校”称之为“团泊洼农场”。当地人回忆说，若冠以“团泊洼农场”区域名，最早的名称应该是“河北省静海县中央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”。无论冠以什么名称，这里曾是郭小川的炼狱。

(三)

经过一路的打听，绕了诸多的路，我终于来到了“团泊洼五七干校”。司机是个很尽职的人，接活时就实实在在的告诉我，“团泊洼五七干校”没去过，得问寻着走。启程前，司机在定位仪上搜索“团泊洼五七干校”无果，又搜索“团泊洼农场”，仍然无果。他只好边开车边打电话询问同行，都说不知晓“团泊洼五七干校”的具体方位。

虽然天气晴朗，但路边水渠中的冰尚未融化。寒风吹起的尘埃令人茫然。

过了“大邱庄”，见人便停车寻问，走走停停。终于，我闯进了“团泊洼农场”的边缘。我又接连寻问了几家路边小店的店主，试图弄清“团泊洼农场”和“团泊洼五七干校”的具体方位，结果都茫然地用一句话回答我：说不准呀。当我问到路边一位上了年岁的小贩时，他的双手从脏兮兮的旧式军大衣袖筒里抽出来，把戴在头上的旧军帽往脑后推了推，露出被寒风吹成紫红色的面孔，展开胳膊从内向外在胸前画了个圈儿，说：“团泊洼五七干校”就是“团泊洼农场”，这儿都是，这路就是，前后左右，见房就是。往北走，还有水塔、门楼子。

我们顺着南北向的路，向北驶去，这就是当年的“五七”大道，正如年长的小贩所说，道的两侧就属于“团泊洼农场”了。当我行至独流减河南岸时，看到路的左右两侧立着两个尚未倒塌的砖垛，孤零零的。寒风的嘶鸣声如泣如诉，多了几分凄凉。我下车察看，躲避迎面袭来的寒风，背向着独流减河，走近砖垛。我看到，在我左侧的砖垛上，钉着一块牌子，上书“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。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旧址。”

感谢这块牌子，更要感谢钉牌子的人。毫无疑问，这就是“团泊洼农场”原来的门楼，是“团泊洼农场”的标志性建筑。可惜风雨已将门楼顶部“吹”走了，剩下这两个孤零零的砖垛。令人揪心的是，砖垛基座部分的红砖，已经被盐碱腐蚀，摇摇欲坠，像风烛残年的老人，又似风化了的残页史书。

孤零零的水塔，似乎在诉说着什么

标志性建筑昭示寻访者，“团泊洼五七干校”或“团泊洼农场”是一段抹不去的史实。现实的好处就在于，能够被人目睹。我继续“目睹”着“团泊洼五七干校”，聆听着那关于“秋天”的声音。我寻到了当年的水塔，外壁上的水泥已经剥落，记载当年政治环境的标语已经残缺。院内的房屋大多数空着，有些荒芜。

“团泊洼”沟坎中那些枯干的芦苇、冬眠的枯树，在风中诉说着什么。我寻到了当年学员们的住宅，南北朝向的红砖瓦房还在，门前杂草丛生，门窗残缺，垃圾成堆，有的被圈起养了鸡。

这就是郭小川在诗中提到的“一排排红房”？我拨开杂草，脚下踩着杂乱的堆积物，挤进一间尚能进入的房子。房子的空间窄小，灶台尚在，锅已无踪影，黑黑的灶腔残留着浓重的烟迹。那用于栖身的火炕还在，弥漫着尘埃。透过那扇用于采光的小小的北窗，能够看到无垠的天际，亦可听到风声的哀鸣。

(四)

有资料显示，“五七干校”缘于中共中央1966年5月15日批转的“五七指示”。1979年2月17日，国务院发出了《关于停办“五七”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》。众多的“五七”干校场所陆续消失，能够作为“旧址”存在的不多了。

“五七干校”是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，时间已经将其淡化了，就像那被盐碱侵蚀斑驳的墙体，一旦轰然倒塌，顷刻间即化为乌有。

“团泊洼五七干校”以旧址形式尚存的最直接的价值，在于通过目睹到的实物，让后人更为直观的捕捉到一个时代的文艺政策缩影。在于使郭小川吼出的《团泊洼的秋天》更具有立体感。当我们置身于托尔斯泰的老屋，再阅读他的《复活》，顿时觉得耳目一新。从尊重历史的角度看，无论是记载政治异变，还是记载文学现象，“团泊洼五七干校”旧址，都有苍白的文字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我竭力寻找郭小川写作《团泊洼的秋天》的那个房间，但未能找到。那些上了年岁的人，人们不但口口相传郭小川，有些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农，还能吟出那亢奋的诗句——

秋风象一把柔韧的梳子，梳理著静静的团泊洼；

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，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。

高粱好似一队队的“红领巾”，

悄悄地把周围的道路观察；

向日葵摇头微笑著，望不尽太阳起处的红色天涯。

……

荒凉、贫瘠、闭塞的团泊洼，在郭小川的笔下静得娴熟，嘈杂得凝重，豁达得新美，埋在浑厚坝下的诗篇，已经生根发芽。几十年后的今天，吟读此诗，有时会被某些应景的诗句左右，但诗人早有先见之明，所以特别强调：“不管怎样，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，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，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。”

在即将离开团泊洼的最后一夜，郭小川还写下了气势昂扬的《秋歌》，堪称《团泊洼的秋天》的姊妹篇。

一首诗，让人们记住了“团泊洼”；一名诗人，让历史记住了一个时代；一处旧址，让人们有了刻骨铭心的伤痛……